

# 背影

■张志锋



## 家有小猫

■蔡怡

我养猫五年了。是女儿刚毕业那年，从同学家抱回来的一只小串串。身上混着英短与狸花猫的影子，初见时打心里觉得不好看，它还躲着我。若不是女儿再三央求，我才不愿养呢。

女儿安顿好小猫就上班去了。清晨，小猫朝着她的卧室门“喵喵”叫着，在找女儿，看着可怜。我安慰它：“别找了，以后和我们一起生活，我会待你好的。”它看我一眼，继续朝紧闭的门叫。我试着喂了几天猫条，它开始小心翼翼地接近我。我轻声唤它的名字“包子”，它仰起头“喵”地回应了，把头贴在我手心。我顺手摸摸它的脑袋和下巴，它眯着眼睛，发出呼噜呼噜声——从这一刻起，它终于接纳了我。

此后我认真做起了铲屎官：每天梳毛、擦拭、定期修剪指甲、洗澡、换猫砂、驱虫。包子在我精心照料下茁壮成长。再看它，也不觉得丑了，尤其是那双玻璃球似的眼睛，胸前一小撮白毛更衬托出它的可爱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温柔的灵魂最是难得。

第二年冬天，猫生病了，蔫蔫地趴在我腿上。我立马带去宠物医院检查，回来拿着针管给它打点滴。本以为它会挣脱、会咬我，可它没有，安安静静地躺着，任由我操作。针扎进去就算疼，也只是轻轻抖一下身子，哼唧一声。它好像知道我在救它，全然信任地把自己交给我。夜里每隔两小时喂它一遍水，它也很配合。

它的聪明，藏在每一个细节里。家里人说话声音稍微大一点，它耳朵立刻向两侧外撇，紧张地在我们中间来回张望——它不懂我们只是闲聊，倒是满心担忧，怕家里吵起来。有一次午饭时我接电话声音高了，它竟然跳上餐桌，抬起软软的小爪子直接捂住我的嘴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瞬间被萌化了。

自从有了小猫，每天下班总想着早点回家。开门第一眼看到它来迎接，一天的疲惫就消失了。晚上它在床边贴着我一寸的地方依偎着，从不肆意抢占空间，也不半夜跑酷。清晨我睁开眼，它已安静蹲在枕头旁边，乌黑的眼睛看着我。只要我一动，它就喊我起床；我闭眼装睡，它会伸出前爪触摸我的脸。慢慢地，它学会了跟我握手、击掌。

人到半生，常常孤独，许多情绪无人诉说，许多心事无人共情。是这只小猫，默默陪我熬过无数安静又寂寥的时刻。

我早已习惯了归家有等候，静坐有相伴，闲时有应答，四季有温存节奏。我忙碌家务时，它不远不近地蹲着看我干活；闲下来时，它跳到我腿上撒一会儿娇，陪我看电视，全神贯注的样子真可爱。我看书时，它不添乱、不打搅，趴在一旁眯着眼打盹。它是家人，是玩伴，是知己，更是不离不弃的忠实老友。

可世间相伴，总有别离的牵挂。一次女儿打电话说要把它带走，心底瞬间漫上不舍。

(作者单位：房县人民医院)

色家园”，而她刚好从那围栏边走过，我也恰好在她对面的人行道上看到了这一切。

那一刻，整条马路几近空旷寂静，四周无一人注视，她也全然不知在数十米外还有一个陌生人正默默地看着这一幕。我的心莫名被触动了一下，便不自觉地拿起手机，随手拍下了三张照片。

对于她来说，这或许只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小事。而作为旁观者，我却忍不住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我加快脚步跟了上去。一路上，她就那样从容地提着那团白色垃圾，大步流星地走着。向前走了大约三四百米，然后拐入上海路。转弯不远处立着一个大垃圾桶。她顺路上前，轻轻投了进去，然后整理了一下肩上的提包，头也不回地继续赶路。

让我意外的是，她走进了马路对面我工作单位的大门，经过校园后拐进了隔壁的附属医院。

望着她远去的身影，我思量良久。那天的天空虽然阴沉灰暗，可我的心却澄澈明朗，满心温暖。

如今，我手机里依旧保存着那三张照片。每次翻到，就会想起那个清晨，想起那个扎着马尾、手擦垃圾、行色匆匆的背影。我就会感触到——善良，是发自内心的自觉；品行，是无人知晓时的坚守。

(作者单位：湖北医药学院)

## 沉默的大山

■刘东升

“我再也没有爸爸了。大事没人拍板，难事没人撑腰，委屈没人兜底……”前几天，一位挚友在他父亲的葬礼上泣不成声。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父亲——他是一座山。而我，用了二十多年，才读懂山岩里流淌的温泉。

父亲原本是会唱歌的。他在乡下小学教书，月薪微薄，高兴时便哼几句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嗓音粗犷，坐在门槛上择菜，歌声顺着炊烟飘向远山。他也写诗。备课笔记本的边角上，写着关于麦浪、归鸟、“三尺讲台存日月”的句子。我偷看过，觉得酸腐，却又趁他不注意时，翻回去多读两遍。

那时候的父亲，对我近乎苛刻。小学三年级的夏夜，蝉鸣聒噪。他拿着我的作文本，眉头皱成一个“川”字：“立意不新，像嚼过的甘蔗；比喻牵强，如同给马安上鹿角。”我盯着电视里的《黑猫警长》，手指绞着衣角。“每天练一页字。”他把钢笔塞进我手里，“横平竖直，如做人。”

四年级的傍晚，火山终于喷发。我冲上去夺过作文簿，纸张边缘在他虎口划出一道白痕，转瞬变红。“我再也不会让你看我的作文了！”我哭喊着。父亲愕然怔住，手里的纸张轻轻滑落，像秋天的一片叶子。他嘴唇微动，喉结滚动，最终什么也没说。眼神里有震惊、有受伤，还有一种我说不清的柔软，仿佛做错事的人是他。他就那样杵在暮色里。

那晚我躺在床上，听见隔壁传来压抑的咳嗽声，还有父亲低声对母亲说：“是不是逼得太紧了？”

2014年7月，爷爷确诊肝癌。那个暑假，父亲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瘦下去。开学前，他来到我就读的城里中学，领口有汗渍结成

的盐霜。他喃喃地说：“去医院看看爷爷吧，他想你。”声音里带着哀求的哭腔，像钝刀割肉。

母亲后来告诉我，那些日子，父亲每晚下班后坐最后一班公交进城，周六周日在医院陪护，周日晚再赶回来准备周一课程。他从未请过一天假，从未缺过一堂课。只是某个深夜，母亲发现他独自坐在院子里，对着月光发呆，手里攥着爷爷的病历单，肩膀微微颤抖。

2015年端午，我中考进场。上午，爷爷离世。我回到老家，看见父亲头戴孝布，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两鬓已如霜染。他喉咙沙哑，拍拍我的肩：“回来了就好，给你爷爷多烧点纸，送他一程。”那一刻，我忽然发现，他搭在我肩上的手，粗糙得像老树皮。

那中高三年，我提出在校外租房。父亲和母亲轮流陪读，每人一周。从乡下到城里，公交颠簸一个多小时。我每晚十二点才睡，他便等到十二点；我早上五点半起床，他已做好早餐。母亲说他睡眠本就不好，那些日子更是整夜做梦。

2018年高考结束，他带我去武汉参加自主招生。那是我第一次见他“奢侈”——在火车站的肯德基，他看着我吃奥尔良鸡翅，自己只喝一杯免费的白水。那晚在网吧，我打游戏，他在旁边安静地看着屏幕光影变幻，直到十一点。

八月的一个夏夜，我被闷热惊醒。月光倾泻，院子里父亲坐在竹椅上，手里拿着我的录取通知书。他映着月光反复端详，嘴角扬起细微的弧度，手指轻轻摩挲烫金的校名，自言自语：“比我强啊，一代胜一代。”

声音轻若叹息，却重若千钧。

大学开学，他蹲在院子里收拾行李，给我买了新衣新鞋、皮箱和笔记本电脑。驱车四百公里，扛着行李爬上五楼，汗透衣衫。分别时我站在窗口，看见他一次次回望高楼，直到身影缩成一个小小的点。

2022年，我大学毕业回到故乡。武当山西高铁站，父母早早等候。他接过行李，露出难得的笑容，眼角的皱纹像盛开的菊花。母亲递上一束鲜花：“这是你爸的主意。”我愣住了。原来沉默的父亲，也懂浪漫。

前几天，与朋友长谈至深夜，我辗转难眠。往事如潮水般涌来，我忽然读懂了那座沉默的山。

(作者单位：丹江口市六里坪镇双塘小学)

